

【第七站】

日期：9/6-9/12

機構：Kaveri Kala Manram

地點：Jaffna & Kilinochchi, Sri Lanka

機構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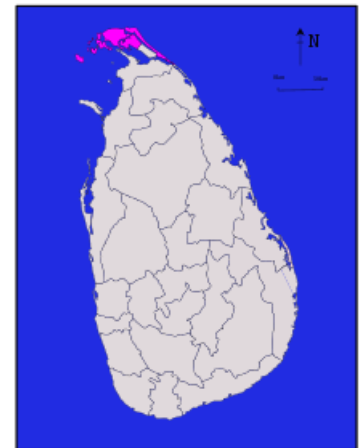
Kaveri Kala Manram

<http://kaveriyam.org/aboutus.php>

從受歧視的邊緣地區開始

Kaveri Kala Manram (KKM) 起源於斯里蘭卡北部 Jaffna 省 Peninsula 區的 Pandappatai、Kattupualm 兩個村落。

這是遭到社會歧視的兩個村落，一方面因為他們被歸類為低下種性階級，所以外面人們會把垃圾集中後丟到這兩個村落 ("Pandappatai" 的 "panda" 字首意思就是「骯髒」)；二方面則是因為 1945 年後，麻瘋大規模感染整個村落，傳染病使人們更加厭惡他們。



1998 年，Joshua 牧師來到這個區域，建立學齡前小型教育機構，為在地人提供免費的白天課程以及晚上課輔。儘管引入資源，村落中仍有一些孩子排斥、無法上學，因為他們沒衣服、沒書、或在學校老是被人歧視，這讓 Joshua 意識到除了教育，也要照料他們的生活。

2001 年，Joshua 成立類似宿舍的生活之家，分成兩個單位，男孩女孩各一間分開住 (Joshua 跟男孩一起住)，社區的弱勢孩子們在裡頭生活，彼此照顧、一起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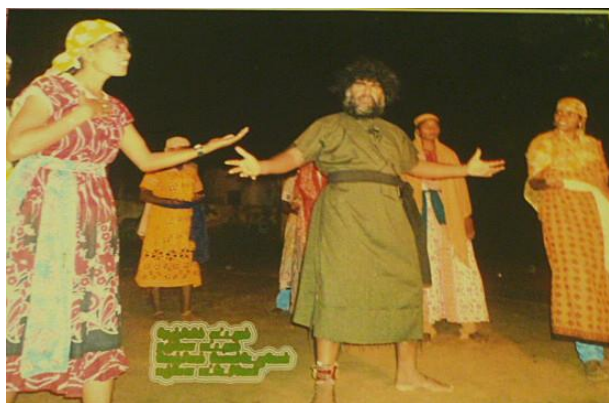


2004 年，「國際麻瘋慈善團 (The Leprosy Mission International, 簡稱 LMI)」提供資源支持 Joshua 在當地執行麻瘋康復方案，以及另外的村落青年訓練方案。跟 Joshua 一起生活的青少年也參與其中，獲益良多，在學習中找到運用個人才能幫助相似處境人們的社會位置。這個計畫一直到 2011 年才執行完畢。

在這幾年共同生活與執行計畫期間，有的青少年繼續唸大學、有的去工作，有的則是對戲劇有興趣，這促使 Joshua 於 2006 年開始組織劇團。

戲劇其實對 Joshua 而言並不是全然陌生的領域，當他 10 歲時，村落裡沒什麼娛樂，他跟幾位玩伴湊在一起寫劇本演出。當時村裡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村民看了他們的戲後被激勵，這讓 Joshua 非常驚訝，開始認為戲劇可以傳遞訊息給人們，至今他仍然認為劇場是發展工作中最強有力的工具。

劇團一開始每個月聚會一次練習表演，後來其他村落得知這個團，開始邀請他們去演出。考量到斯里蘭卡的法律規定—要有證照才能公開演出—Joshua 決定為劇團正式申請立案。之後 KKM 開始與 NGO 連結，為他們發展教育性的計畫。



整體而言，KKM 的願景是協助弱勢人們進行培力，讓他們也能建立幫助相似處境人們的力量。採行的策略方向包括組織年輕人、追求兼顧傳統自然資源的經濟成長、宣導對於個人與家庭健康的重視、透過傳統與現代知識創造社會性優勢。

內戰後的新挑戰

2009 年，持續了 27 年的內戰終於結束，人們都想回到原來的家鄉土地，但戰後社會開始浮現許多問題需要關切，例如：地雷、衛生、人們心裡創傷等等。那時 Joshua 的家人想回到故鄉 Killinochi(位於 Jaffna 南方，約 1.5~2 小時車程)，那裡是戰火毀壞相當嚴重的地區，比 Jaffna 還要嚴重。經過考量後，Joshua 決定舉家遷回故鄉，同時也將 KKM 的耕耘新增加 Killinochi 這個據點，他認為這裡是自己的家，在聯繫、接觸上會比較便利。

Joshua 提到選一個耕耘據點時說：「我們不想要到處跑來跑去，我們想要專注在一個區域，然後全心發展它。」因為如此的態度，Joshua 選了他們家附近的五個村落開始接觸。



左圖：KKM 的 Jaffna 辦公室

右圖：KKM 的 Killinochi 辦公室

組織・人力・資源

KKM 的工作者分成兩類，行政職與一般員工，後者一共有 30~35 人，分別在 Jaffna 及 Killinochi 兩地工作，其中不少人是社區的志工，有的人每天進辦公室、有的人每個月進來一次。這些成員幾乎都跟 Joshua 當年創立的社區教育發展與痲瘋康復方案有關，幾乎每個人都跟 Joshua 認識超過 1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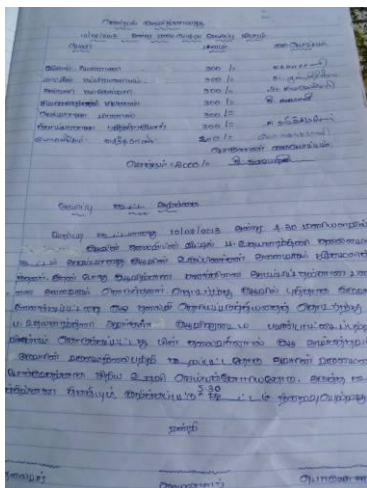
Joshua 說 KKM 並不只是一個戲劇團體，而是社區發展組織，擁有一雙進行戰後復元工作的翅膀，一側是「社區工作」，另一側是「文化工作」。前者包括在 Jaffna 持續推動的痲瘋防治、在 Killinochi 進行的戰後肢障民眾陪伴計畫（當地至少有 1,100 人因戰爭而成為肢體障礙）。

後者包括復甦傳統藝術(過去許多傳統藝術表演者被迫加入戰爭，為政治宣傳服務，結果戰死，導致傳統藝術面臨失傳危機)，以及透過現代劇場進行社區發展。



目前「文化工作」小組一共有 16 人，年紀 22~28 歲，他們幾乎都是當年跟 Joshua 一起生活過的孩子。目前 7 人在 Jaffna、7 人在 Killinochi，2 位男生已經在工作，但當 KKM 需要幫忙時仍會回來。文化工作小組每個月固定工作 15 天，主要是排戲或進入 Jaffna 及 Killinochi 的許多小據點，到村落跟孩子們玩，之後組織社團，最後開始進行文化相關課程的教學。15 天之外的日子，成員則進入「社區工作」小組，Jaffna 的成員進行痲瘋計畫；Killinochi 的成員則定期家訪

肢障民眾，為他們組織活動(包含演出一人一故事劇場)，目標是協助他們接受自己、協助肢障者家庭學習面對他們、協助肢障者的社區與之共融，終極宗旨是讓他們能自助。



左圖：家訪後的筆記



右圖：為肢障朋友演出一人一故事劇場

Joshua 說 KMM 是一個大家族，在 KKM 工作的人有幾項共通點：跟 Joshua 過往推動的發展計畫有關、他們對社會工作有興趣、他們願意在工作中貢獻自己。KKM 希望與工作者一起成長，如果任何人有任何想學的領域，在可行的情況下，KKM 都會支持他們去學習，他們將個人學習的成果也視為 KKM 發展的優勢。舉例說明：一位文化工作小組的男生對機械有興趣，Joshua 便想辦法幫他找願意收學徒傳授技能的機械師傅，他希望師傅可以接受讓男孩過去學習至少六個月，每天上工，但需要他回到 KKM 支援時也能答應。

困境與面對未來的期許

對於發展至今的 KKM，Joshua 提出目前遭遇的三項瓶頸：

1. 永續生存能力：目前 KKM 全部倚賴各組織與個別捐款人的經費支援，無法預知何時會斷糧，Joshua 很認真地思考如何讓 KKM 有能力自給自足。目前他學到一個可行方向，即經營社區裡的學齡前學校，一方面有收入，二方面又有助社區發展，兩者兼顧。
2. 國際性：Joshua 認為 KKM 跟國際上的資源連結不夠多，而且成員們的英文普遍不佳，在連結互動上會是一大阻礙。
3. 團隊的能力提升：作為一個依賴工作者的組織，Joshua 很希望保持工作人員的進修頻率，但受限於語言—工作人員大多只會 Tamil 語、而斯里蘭卡北部又不容易找到好的英文翻譯人員—因此就算有外國講師來，安排課程翻譯常常是一大問題。當翻譯變成安排進修的阻礙，他們便希望有來自南印 Tamil Nadu 邦的講師前來，因為他們說相同的語言，偏偏講師難尋。綜合以上，Joshua 認為整體工作團隊的能力一直處於一定的層度，無法有更明確的提升進步。

至於對未來的期許，Joshua 特別對劇場工作寄予厚望。

「我真心認為劇場是帶來交融的最好工具。」，他舉一人一故事劇場在斯里蘭卡的現況為例：長達 27 年的內戰使得斯里蘭卡的兩大族群—Sinhalese 族(85%)與 Tamil 人(15%)—長期分裂，加上兩群人講不同語言而更加隔閡。但自從組成了名為「友誼劇場(Friendship of Theater)」的一人一故事劇場網絡，北部(Tamil 族)、中部山區、南部(Sinhalese 族)三個區域總共四個一人一故事劇團產生串連，他們藉由劇場的藝術性、透過故事的分享而產生連結。

年屆中年、完整經歷過內戰的 Joshua 說，當初自己就是因為在一人一故事劇場裡獲得深深的療癒，才會想要以它作為戰後恢復計畫的文化工作主力，因為還有更多人跟他一樣，必須藉由分享與藝術獲得紓發與被理解。「如果我們能交換經驗，我們就能建立關係。」他說，這也就是他對未來的願景：用劇場來發展社區、用劇場來促進和平。

拜訪紀錄

我們要交流什麼？

一飛抵斯里蘭卡首都 Colombo，馬上坐巴士前往最北邊的 Jaffna，中間經過軍事管制區，外國人需持護照登記，前後時間一共花了 9-10 小時。深夜抵達 Jaffna 後的隔天上午，我與 Joshua 邊吃早餐邊討論彼此的交換計畫：他們跟我分享他們的文化及組織運作、我跟他們分享劇場工作坊。

由於彼此都從事一人一故事劇場，我原先設定帶領他們探索一人一故事劇场的非語言力量、以及探討個人故事中的社會元素。但吃早餐時我聽了 Joshua 分享，了解到他們劇團核心其實是「**透過劇場從事社區工作**」，劇場是進行社區宣導教育的主要工具—從在地議題出發，在街頭演出戲劇(大約半小時)吸引教育程度不一的社區民眾，宣導該注意與該思考的地方；當民眾看完宣導教育演出後，再接著以一人一故事劇場(大約一小時)邀請民眾分享他們的想法與經驗。很明顯地，劇場本身不是主要目的，社區發展工作才是。

對於我的來訪，Joshua 分享了以下期待：

1. 希望我能分享對社區發展有幫助的劇場經驗。
2. 希望我大略分享心理劇的精神，因為他們的社區工作與戰後受創的人們息息相關，陪伴與療癒是關鍵(從我之前參與心理劇導演訓練的經驗出發)。
3. 希望我能增強這些劇團年輕人未來成為社區工作者的動力。
4. 希望我個人跟年青人們之間能夠建立情誼。

Joshua 是一位思緒清楚、講話有條有理的人，跟他談過之後我具體了解了 KKM 劇團組織的全景與需求，也因此幫助我明白跟他們的工作已經不是一人一故事劇場這件事，而是去探討「他們」與「社區工作」之間的關係。

這意味著工作坊將聚焦「他們自身」對於所處「社區」、「社會」的覺察與反思，以及「他們」對於「社區」、「社會」的理想想像(進一步帶出未來參與社區工作的動力討論)，而最核心的其實更是「他們」與「自己」的關係。又，要談所謂的社區，我想勢必要談「戰爭」這件事，因為他們現在的生活與工作無一不是處於戰後的脈絡。

我認為正因他們很年輕(22~23 歲)，參與一個長期戰後社會恢復過程中的社區工作，等於是清楚地把自己的腳踩進巨大複雜的社會現象，而且還要面對許許多多受創傷的心靈。一個年輕的靈魂如何有自覺地在工作中看見自己、感受自己、把握自己的存在感，也許是從事這份艱難工作的重

要提醒。一切重點都必須先從他們身上出發呀，一個助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楚的人性，而非一個光顧著為別人服務的載體，我這樣認為。

因此最後拍板敲定我們的交流計畫：

活動類型	時間	地點	對象
劇場工作坊(一) 社區工作者的自我覺察、定位， 以及與社區的關係	9/7(六)13-17 點 9/8(日)-9/9(一)9-17 點 總計 18 小時	Jaffna	KKM 文化工作小組的劇團成員，共 8~9 人
劇場工作坊(二) 心理劇精神簡介	9/10(二)14-17 點 總計 3 小時	Killinochi	KKM 的 Killinochi 社區工作小組成員+幾位劇團成員，約 13 人
訪談&社區參訪	9/11(三)白天		KKM 領導者 Joshua

實際的碰撞

工作坊一開始，所有年輕成員一直害羞對著我笑，Joshua 解釋說他們雖然常跟西方國家、印度的劇場人合作，但我是第一個來自東亞的造訪者，對她們是新鮮事，我想她們可能需要一點時間適應我這張臉。事後她們也的確跟我說，以前只在電視上看過韓國人、日本人，我是她們第一個親眼看到的東亞臉孔(傳說中的單眼皮跟塌鼻樑?)。

起初，面對幾乎是娘子軍的參與者，我腦中還留著在印度接觸到的女性普遍形象一身體的克制與表達的收斂，想不到開始上課後我被她們給震撼，一開始看似害羞端莊，身體能量卻非常強大，穿著女性化服飾的她們可以很自由地施展身體、發出聲音，尤其聲音特別自由奔放，是我的效法對象。



我當下的驚訝讓我省思：我是不是預先帶了刻板印象來看待她們，所以才有這份「驚訝」；另外，她們身體的自由一定也跟她們接觸劇場有關係，劇場對於人的解放影響如果可以發生在更多像她們這樣年輕、或更年幼的族群身上，一定會帶來不得了的生命力。

在接下來的工作坊，幾次小組呈現的區塊，我更再次見識到他們在「表演」這件事的才華，能量懾人，每個人都很專注，身為觀眾實在很難將眼光從他們身上移開。

他們與社區

工作坊進行到「自己對社區的喜愛程度」討論時，將近一半的參與者表達「非常喜歡」，另一半的人則幾乎表示：「從來沒喜歡過這個社區。」團體呈現兩極化的觀感。我請他們分組討論自己眼中的社區有哪些讓人欣賞與不欣賞的事，後來分享的大綱如下：



【欣賞】

1. 社區裡有互相幫助、互相分享的傳統風氣
2. 社區的人很願意保存自己的歌舞傳統
3. 社區人們都有虔誠的信仰，無論是哪一種宗教

【不欣賞】

1. 戰爭徹底摧毀了他們的生活與維生之道，社區從此變得貧窮。原本他們可以出海捕魚，但因為戰爭而被政府、軍方控制了漁域，現在漁民只能到幾個特定區域。另外加上印度大型商船常常蠻橫入侵屬於斯里蘭卡的漁域，一下子把大量漁獲搜括走，Jaffna 的漁民便更難以維生
2. 戰爭讓他們失去很多同胞，人們仍然悲傷、不開心，此外仍然很多人因為戰爭而失蹤，到現在仍有超過一萬人不知下落，政府也沒做什麼努力
3. 戰爭讓他們失去原有的房子
4. 戰後政府推動許多恢復計畫，這些方案其實使社區失去自主能力，變得過份依賴政府及 NGO，這樣社區就無法像以前一樣自主發展
5. 聯合國支援斯里蘭卡的資源只有六成用在戰後人民身上，其他四成都變成相關 NGO 的營運經費，人民沒有百分百直接受益
6. 戰爭讓他們失去了跟斯里蘭卡南部的連結(註：戰爭期間縱貫公路被轟炸，人民很難往來南北部，必須坐船)
7. 戰後很多毒品、酒精從南部運來 Jaffna，使得年青人上癮而墮落
8. 政府在很多政策上特別偏袒特定的多數族群，如：Sinhalese 族、佛教

看得出來，他們談的「社區」不是狹義上的居住村落，更是戰後社會對在地人民生活帶來的影響。他們目前做的社區工作跟戰後社會狀況緊緊扣連。

接著我請他們小組合作，以短劇動態呈現他們對社區的欣賞與不欣賞。「不欣賞」一組演的是社區居民想抓住外來資源，在只顧自己利益的情況下，失去原有的團結，最後落得大家都失去了自己的利益及自主性；「欣賞」一組呈現一群 Jaffna 常見的漁夫群，他們在傳統歌謠的哼唱搖擺中出海捕漁，過程中他們傳遞互相幫忙的人情味，甚至連捕到的漁獲也願意分享。



小組呈現結束後，所有人均同意兩組的演出內容都是事實，他們同意自己居住的社區同時擁有可愛的人情味與重視傳統文化的態度，但同時也面對戰後複雜現實所造成的居民分裂，愈來愈像一盤散沙。



觀眾分享感想

這裡我試圖帶大家進行的，是理解「接受(不是「認命接受」之意)現實處境裡的各種既有面貌，是一個重要的承認過程」。一個人對於自己生長的社區、社會，必然有喜愛與不喜愛之處，很難粗糙地以概略用詞全盤肯定或否定。對這些參與者來說，他們在戰後脈絡中的生活與工作就是與各種令人不快或愉快因素碰撞的過程，如果能具體分析並跟別人討論自己在環境中看到什麼、感覺到什麼、以及這些自己在意的事為什麼會形成；如果能理解生活的確由各種複雜元素而塑造，也許就能增強從事社會工作的某種覺察力—有現實感，知道自己正在面對什麼、而且這些事物都有其脈絡，而我想要做什麼選擇。

觀眾的力量—論壇劇場練習

由於聽 Joshua 分享他們常常需要透過戲劇演出到社區進行街頭的宣傳教育，我想社區教育除了單向提供資訊，更具擾動性的策略就是讓社區居民透過戲劇產生更積極的思考，因此我在工作坊中安排了論壇劇場的練習。

每個人分享自己此刻最關心的受壓迫議題，經歸納整理後，最後共分成兩組：「校園裡的歧視與霸凌」以及「軍人對社區的欺壓」。我請組員分享真實的相關經驗—無論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或鄰近他人、或社區／社會的真實案例—組內討論出一個故事，呈現受壓迫者的困境。

◎ 校園組：

1. 家中一母親向酗酒父親提出讓女兒 A 繼續上學的要求，父親斥責，認為家裡沒錢且上學無用，於是對母女暴力相向
2. 學校一老師與家裡經濟條件好的學生相處愉快，此時一身狼狽的女兒 A 走進教室，老師與同學恥笑她並質問為何沒有課本、沒交作業，A 在他們的包圍下怯懦無言



◎ 軍人組：

幾個軍人因不知名原因要找村民 B，遍尋不著而到田裡找 B 的媽媽詢問，後來經過一番找尋，軍人們強行帶走 B，留下害怕受驚的媽媽



請第一組演出一遍後，我請觀眾分享剛才目睹一件受壓迫事件的感受，進而討論自己內心對於不公義事件的底層渴望是什麼，他們回應「希望不要發生」。我們討論如何在遇到事情發展不公時給予最直接的反應，大家同意也許是制止它的繼續發生。於是我請大家一起練習「勇敢」—願意制止不公義的勇敢—並用身體與聲音去表達，一起對眼前不順眼的事件喊出「停！」。我們一連練習了幾次喊「停！」，每一次他們的果斷跟能量都更堅定。最後我才說明論壇劇場的

「觀眾」角色，就是那個可以向正在發生的故事喊「停！」的人，待會我們會重新看一次故事，如果任何時候你覺得事情的發展讓你不舒服、你覺得不應該是那樣，就請勇敢喊「停！」讓我們練習介入。

於是，在校園組的演出中，觀眾上來取代了媽媽跟女兒，共通策略是一改原本的怯懦，用比較清楚的方式試著跟對方清楚說出自己的需求；軍人組演出中，觀眾上來取代了媽媽，以據理力爭及偷偷叫自己的兒子逃開的方式，面對蠻橫軍人。

每次進行取代後，我們一起討論這個觀演者的介入策略與原本的受壓迫者有什麼不同？對原本的情境是否帶來新刺激？觀眾說當角色調整態度並試著清楚表達自己的需求，明顯使受壓迫的一方變得更有能量，開始為自己發聲而不只是悲情承接，但整體來看似乎還是無法改變以暴力為訴求的壓迫情境。像在軍人組的取代與介入後，就有觀眾說其實觀演者的反應在現實中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因為軍人都帶有長槍，在武器威脅下，一般人絕不敢向他們據理力爭，否則下場會很慘。

這時我會請觀演者分享自己介入劇情的感受，幾位不約而同表示這個上台取代的過程讓她們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感受到以前從未體驗過的動力，雖然劇中的壓迫者最後依然不講理，但這個經驗讓她們接受到新的刺激，充滿了興奮。我想，她們的回答已經回應了一切。

在有限的工作坊時間中，我希望安排論壇劇場的練習並不是要傳達「嘿，劇場可以改變現實喔！」的理直氣壯，而是：「劇場可以讓我們『練習』改變現實。」的柔軟學習。我們必須承認劇場作為一個再現現實的虛擬時空，邀請的「介入」行動本身也是虛擬的。現實世界遠比劇場呈現的切面來得複雜，要改變一個現象絕不那麼容易，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練習勇敢」、「練習信心」。

面對壓迫時，人內心的畏懼、害怕、逃避、噤聲....等都是真實的；現實生活裡，如果向壓迫者說出自己心中真正的心聲真的不容易，那麼我們更應在劇場這個相對單純而安全的空間裡，用真實的肉身去體驗介入、練習介入，並將介入過程中引發的所有真實感受與體悟，帶回到現實成為養份。我認為 **Boal** 創立論壇劇場所要談的絕不是完全解決或扭轉受壓迫處境，而是如何使受壓迫的一方因為練習介入而更有自覺、更有力量、更有點子、更願意回到現實中多做點什麼，跳脫原本只是接受的侷限。但事後我對自己有一個反思，在討論介入策略時，我應該增加延伸討論，請大家想想受壓迫者還可以接觸哪些外在的資源或對象，以利解決困境。

另外，討論時有觀眾質疑劇情不合理，比方說他們認為軍人並不會跑去問媽媽他的兒子在哪裡，而是直接就去抓人了，劇情跟他們自己經驗過的不一樣。我請演員回應觀眾的質疑，他們表示這是真實事件，他們的村落裡就曾發生過一模一樣的事，並稍微說明該事件的始末，說完，觀眾露出恍然大悟及有點意想不到的表情。

這個對話結束後，我請大家想一想剛才雙方往來對話的意義，這其實也是論壇劇場要帶給我們的收穫之一：以真實生命經驗加以編劇演出的論壇劇場，要呈現的絕不是天馬行空的事件，而是真實社會的一個切面。台下觀眾也許沒有相同的經驗，但透過論壇劇場的呈現，從此便多認識了一些事。可能原本以為不太可能發生的情節，真的就發生在我們身邊。不同經驗的交流會拓展我們理解一件事的視野，當你認識得愈多，你會想怎麼做？

論壇劇場的練習結束前，每個人自由分享此刻想說的話。好幾個人表示自己以前從沒想過觀眾原來也可以參與演出，論壇劇場讓他們看到觀眾的力量；上台介入的過程會帶給人新靈感；很期待

將這種模式帶入他自己的社區工作中....等。接收到正面的回應，讓我相當被鼓舞，因為對於這一群有戲劇表演才能的社區工作者來說，在現有的戲劇模式之外，能夠新認識到劇場的另一股力量，等於為日後的劇場實踐帶來新的可能，非常令人期待。

對現實懷抱期望

工作坊的最後，請他們分享對社區的期待，大家分享的內容大致為：

- ◎ 真正落實教育，讓人們能有批判思考能力，辨別事實
- ◎ 促進社區、社會的團結
- ◎ 恢復從經濟上出發的獨立性
- ◎ 減少各種帶來傷害的社會事件，如：強暴、虐童等，讓社會回歸基本的祥和
- ◎ 促進人與人之間真正的平等

成員們在分享上述期待時，負責翻譯的 **Thevaarudselvam** 牧師忍不住提醒大家：除了期待也要顧及現實，他舉例斯里蘭卡東北岸有 9 萬名戰爭寡婦的例子，以她們的處境是要如何獨立生存？所以要改變戰後的社會條件至少要花十年。

我認為他的提醒很重要，除了美好的願景，更要正視現實，所以如何把注視目標的目光放到拉長的時間軸上看，是非常重要的練習。於是我回應他的提醒其實也是我們為什麼在劇場工作坊中談理想與期待的原因，的確，大家都知道現實很複雜、巨大、困難，但如果不清楚自己的理想，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為何而做、要前往何方，所以需要有機會清楚地將理想釐清、界定、說出來。

Eagleton, Terry 在《理論之後》說過一句話：「藝術鼓勵你提出夢想與願望。」在劇場中鼓勵大家談理想與期待，不是鼓勵大家作白日夢，而是練習把握初衷，同時對現實條件有認識，進而踏實地迎向現實生活的所有阻礙。

另外 **Thevaarudselvam** 牧師更提醒我們：唯有我們相信真正的改變需要時間，才不會容易陷在當下的現實困境而感到挫敗、想放棄。最終極的「改變」不一定會發生在自己的生命歷程中，但很有可能發生在下一代身上。如果現實使我們沒有機會多想什麼是自己的夢想與願望，那就讓藝術來刺激你想一想。

工作坊結束後，我衷心認為 **KKM** 所處的社區能擁有這群優秀的青年是很幸運的事，因為他們身上有影響更多人的特質，如：思考力、令人讚嘆的身體表達能力、正向能量，還有一點是他們非常年輕！課程過程中我們曾討論到，所有的社區工作都需要時間的累積，我認為他們的年輕就是一大利多，如果他們持續發揮自身才華投入社區發展，他們有絕對充足的條件去經歷十年、二十年的累積，那將是非常強有力而厚實的長期改革。

最後工作坊要結束前，我忍不住跟他們分享上述的真心話，他們聽了竟然害羞地笑了起來，但眼裡閃著光芒，我主觀地認為他們也明白自己的力量及無窮的潛能。



二、國內外相關領域發展之對照

印度與斯里蘭卡應用劇場之民眾培力團體的綜合分析

(由於拜訪的團體數量少，只能從具體交流經驗及其他耳聞描述中，以主觀觀點針對拜訪對象作以下整理)

本次在印度與斯里蘭卡所參訪的團體，本身均是受壓迫的、處於社會邊緣位置的、條件弱勢的族群，依劇場經驗分成：

(一) 本來就已經在使用劇場的組織：

視劇場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工具，強烈期待劇場幫助他們發出被壓迫的心聲、成為社區教育與發展的工具、宣導議題、幫助人們療癒、凝聚社區／社群向心力與認同、促進和平...等理想。

(二) 在我拜訪之前，從未接觸劇場的組織：

上完課之後，他們對於劇場媒介的反應包含：重新了解自己身體的存在、為他們帶來新的表達方式、刺激了個人與群體的互動、挑戰或凝聚團體氛圍、引發新的看見與了解聽見、讓他們對日後的組織運作有了新的靈感....等。

根據拜訪、訪談得到的有限資訊，劇場在印度這片廣大土地上應用於民眾培力的情況，我想先粗略分成「好用所以一定要繼續用！」及「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可以用」兩種情況。

在印度複雜的社會結構與階級不平等情況下，不同領域的受壓迫族群對於社會正義、進行民眾組織工作以反抗制度都有強烈需求，而劇場的從個人參與到團體性、兼顧感官經驗與認知思考、演出的傳播力與刺激對話...等特質，剛好與民眾培力工作所需條件契合，所以這幾個我所拜訪的已使用劇場之組織，一方面非常堅定並信仰劇場對社改變的力量，二方面也同時以劇場為基礎，同步進行實際的社區／社群組織工作、參與議題網絡。換言之，他們**不只是做劇場**，他們更花等量的時間做草根的組織工作。

而至於在我拜訪之前，未曾接觸劇場的民眾培力組織，接觸之後也都相當喜愛劇場帶來的新刺激，均表示日後一定會開始留意印度的劇場相關培訓資源，或者再找我明年回去為他們上課以促進成員、團隊的某些成長目標。這顯示劇場的確為民眾培力工作帶來直指核心的刺激—也就是「人」的營造，所以儘管這些組織各有重心，但都非常期待日後結合劇場策略來促進組織工作的飽滿。可見劇場對於草根培力是有一定魅力的，但可能因為印度實在幅員太廣、階級清晰、語言多元、經濟條件／教育／基礎發展等條件太過懸殊，不容易掌握到其他領域的訊息，所以還未普及應用於更多單位。

說說看，你有多麼需要「劇場」？

綜合以上，也許我可以大膽推論：印度的民眾培力組織因為面對的是非常現實、外顯的社會問題，他們有從下而上推動社會改革的強烈動機，因此只要對民眾培力有效的東西，他們會緊抓不放，劇場的應用性即是其中一環。也因為他們對於大格局的社會改革有切身渴求，就算現實經濟條件困難，在想辦法餵飽自己的同時仍會想辦法經營劇場，劇場對他們不是奢侈品，他們「需要」劇場幫他們往解放、追求公平正義、追求永續發展的方向前進。

至於在台灣，因生活條件與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劇場對人們的吸引力傾向藝術的欣賞性，或是個人潛能開發與情緒紓發的管道。在科技發展與多元文化的交融下，小小的台灣非常容易接受到新事物、新觀念，就連組織工作方法也有許多理論與流派。在這種眾聲喧嘩的社會節奏中，劇場並不是唯一可以選擇的培力工具。

長期運用「劇場」的條件？

另外，劇場是一種從身體出發、往心靈與思想同時邁進的工作方法，建立團體動力也需要時間，如果真的要使用劇場作為民眾培力的工具，需要有耐心(組織者及參與者皆然)、也需要有經費，才敢做長期的劇場培力。

但台灣的民間組織大多很難有這樣的資源，我想主要也可能是因為向公部門申請補助是大部份單位的主要生存來源，每年一次的申請期程讓劇場作為長期培力的目標變得困難。萬一補助款變少，為了組織的生存，劇場課一定會在被犧牲的行列，與印度團體就算經濟條件差也一定要硬撐住劇場的渴求不同。所以，就我淺薄的接觸經驗，台灣似乎沒有民眾培力組織長期以劇場作為主力，劇場多被當作短期的階段課程。另外似乎也不常見到本身雖是劇團，卻同時長期進行民眾組織工作，目前想到的也許只有「石崗媽媽劇團」。

三、對於個人、國內藝文工作者及相關領域的啟示

(一)對我個人

激勵・因不足而啟動的能量

由於拜訪的對象都是受壓迫的、邊緣的族群，我明確觀摩到劇場對於他們追求平權的功能意義，也清楚見識到劇場為他們的社區社群發展帶來的鮮明刺激，讓我對於劇場實踐的社會價值變得更有信心，深深被他們激勵。

但也正因如此，促使我回過頭反思：作為台灣劇場工作者的我到底為什麼要做劇場？印度社會的複雜跟巨大跟台灣很不一樣，他們這些現象可以怎麼映照台灣？或甚至世界？台灣這個小島上的人們需要什麼？每個人都需要劇場嗎？在台灣脈絡底下，我的劇場實踐該如何更深化、更對社會產生意義？我發現自己此刻是心虛的。印度友人的生活鮮明提醒我：「不能只是做劇場」。劇場

可以為社會帶來刺激沒錯，但不可能「只」靠劇場。劇場只是其中一種媒介，更基礎的是踏實的組織工作，而我在真正的組織工作上資歷還太少太少。

此趟行程讓我看見自己先前就已意識到的不足之處(劇場工作結合組織工作的必要性)，同時也讓我充滿了電量回來，太多事可以努力了。這一趟激勵我想好好檢視自己既有的累積，思考未來可以怎麼做，其中非常重要的努力目標，將是更有意識地朝著組織工作與劇場實踐的結合，我身邊已有一些不同領域的夥伴，我必須珍惜並更積極參與團體組織，把自己融入具體的運作，而不只是一個「關心者」，這是我要拓展的面向。

我拜訪的幾個團體雖然世代承接不公平命運，卻也世代承接改變的可能性，而且一代一代持續累積基礎。他們幫助了我用更大視角看所有的社會參與行動，從年青就要開始參與社會、或是要捲動年輕人關心並參與；他們也提醒我，必須有耐心、必須看得到拉長時間的視野、必須更寬闊地看待自己的工作，要做的絕不只是「劇場」，還有無時無刻在發生的教育、組織工作。

另外，當一個社會持久運作一套壓迫結構，受壓迫人們如何藉由一個一個真實的生命故事訴說，讓個體生命的意義重新受正視、讓群體重新感受源自自我不可抹滅的力量？生命故事的述說、傳遞、交流為什麼這麼重要？劇場作為其中一種媒介及管道，如何更有機地成為各種生命故事的對流平台？我想要繼續去探索「故事」的力量。

當然，我了解到自己想更專注於練習藝術的轉化力量去注視習以為常的事，讓它產生新的意義，藝術的創造力量可以帶來刺激與提醒，眼前有太多需要繼續學習。

※ 給自己的提醒關鍵字：組織、動員、經營、連結、長期、故事、藝術轉化能力

朝「人性」前進

另外，整理上面這些拜訪紀錄時，我明顯地感受到當自己對該人物／團體／回憶真的很有感覺時，整理筆記時就不會不耐煩，反而充滿興味。仔細想想，這些迷人之處都是與人有關的實際經歷，尤其是包括挫敗、對信念的質疑、際遇的峰迴路轉有關，簡單說就是人性化的事情。

這提醒了我，作為一個心裡帶著理想主義、與人直接面對面工作的劇場實踐者，我必須更正視人性，不能只陷在理想空想、沈浸在宣示價值觀，講了再多有什麼樣？寫得再漂亮或言之鑿鑿有什麼用？重要的是我怎麼真正地實踐在生活裡、在真實的互動中，那是「誠實」的考驗，而不是劇場裡宣示一套、劇場外另外做一套。

不必講劇場，講整個人生，我比較想成為一個能傳遞真實感覺的人，這種人性溫度的傳遞，反映在平常的分享描述方式上就是要親切、口語淺白、故事取代道理；在與人互動的過程中就是真誠，不以恐懼或文明的禮貌距離自我設限。

(二)其他

1. 受壓迫階級裡的女性？

這一個半月，跟我互動、有比較多深入對話的對象幾乎百分之八十五是男性。英文能力較佳以及常常被單位賦予擔任社交角色，似乎是男性容易成為接待我的對象之緣故。雖然幾個組織中也有一些擅英文、常跟我相處的女性，但與在地人一起生活的過程中，我所接觸到的女性有更大比例是擔任在旁邊對我微笑、遞茶給我、幫我盛飯、幫我收拾碗盤....的角色。



在非都會區幾乎看不到女性自由跑跳的模樣：

我帶領的 *Vision Home* 青少年族群中兩位女孩，每天總是站在原地反覆拋接球；身旁則是一大堆空地，總有一群男孩又跑又跳地打排球。男女生的活動模式有鮮明差別，值得思考背後的性別議題，包含服飾、身體語言、什麼是「適當」的活動....等。

印度女性在家庭中或公共場合中的現身、與男性之間的關係，常常吸引我的目光，這讓我想要找機會多理解階級壓迫底下的性別議題。

2. 人為的界線、認同的界線？

因為自己在短短時間內，從印度北邊一路走到斯里蘭卡，密集見識到不可思議的各面向多元、差異性，使我更有意識到描述語的意指及侷限，「印度人」、「斯里蘭卡人」一詞如何能全稱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延伸到其他概念，又何嘗不是如此？什麼叫「台灣人」？

我在 *Hyderabad* 認識一位來自印度東北省份(*Mizoran*)、外貌跟東亞人種相似的朋友，他親口對我說：雖然他已經到印度南部讀書並生活將近 20 年，但自己從沒感覺是這社會的一份子，他幾乎一直覺得自己是局外人據他描述，印度東北七個省份幾乎每件事都跟「主流的(*mainstream*)」印度人很不同，包括：生理外表、生活環境、穿著、語言、飲食、生活習慣、宗教.....等。無論外在或內在感受，他們其實都跟隔壁的緬甸比較相似、有連結感。

這使我反思，人的認同究竟是怎麼形塑的？人為界線除了劃下具體的空間範疇，是否也侷限了我們的思維？這些人為定下的界線如何影響我們對認同的堅持？人類是怎麼習慣性地從各種自訂界線的「裡」跟「外」，建構對「我們」與「他人」的觀點？

當然，回到本次拜訪的團體們，他們的經驗與處境促使我無法不去思考人類憑什麼制定「界線」來定義人的尊卑高下？哪些條件讓這樣的事理所當然地發生？當某些人們「被規定」以邊緣身份活著，世代在社會底層過著艱難的生活，那些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界線」究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活在裡面的受壓迫人們如何面對心裡對自由平等的渴望、以及看似難以撼動的巨大社會結構？而活在享有各種利益的階層人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順遂生活？